

蒲壮所城随想

■施正刚

久闻蒲壮城墙之名,一直不曾亲临其境。借局退休俱乐部的统一组织,终于一睹其容。

所城位于与瑞安相隔不远的苍南县马站镇蒲城乡,隐匿于浙闽海滩与山麓交界处,旧时因交通不便,少有游人光顾。

城墙系明代洪武年间为防倭寇而建,原名蒲州所,后改称蒲壮所,属金乡卫,现名蒲城。据资料介绍:蒲壮所城墙周长五里三十步(约2550米),高一丈五尺(约5米),底宽二丈(约7米),顶宽一丈二尺(约4米),北面城墙靠山,为圆弧形,南城面海,东、南、西面有三座瓮城,均为方形,蒲壮所城整体呈天圆地方形状,外绕护城河,与蒲江相通。

所城东、南、西三向依次设城门:威远门、正阳门、挹仙门,各城门皆建有城楼,各护城门外左右两侧筑有敌台。

1996年,蒲壮所城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尤为奇特的是,6000余蒲城居民竟能够长期熟悉瓯语、闽南语、畲语三种方言。其中,居民通用的瓯语,据说是温州一带的抗倭兵官沿用的方言与当地闽南话融合的产物。

明代军制实行军卫制,官兵驻防时携带家属,军籍世袭。经过代代相传,便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,故瓯语中夹带有浓重的闽南语口音。历经数百年,一直未受周边的闽南语同化,留下一个语言孤岛,备受语言学家注

目。

沿城墙缓缓而行,灰褐色的岩石沉淀着沧桑,杂乱繁茂的野草灌木从岩隙中顽强地展现葱茏,给僵硬的石头添一份盎然生机。漫步城墙上,晴空如洗,春风拂面,撩起莫名的遐想。

800多年,远离故土驻守在海边的将士把热血洒在城墙上,把乡思托付给不息的海涛声,没有留下豪言壮语,连哀怨叹息也伴随浪花消失殆尽。或许在某块岩石底下,还隐埋着他们的一片盔甲、一段悲欢?或许,年年萌发的春草,寄托着他们的脉脉深情?

千百年来,戍卒的艰苦被诗人描述为大漠孤烟、金戈铁马,以豪迈旷达的语言掩饰身披重甲远处荒野的凄苦,更有刻骨的乡思、挂牵。仅就眼前的旧城墙而言,不远处是汹涌的大海,三面群山阻隔,远离闹市。明代的军卫制规定士兵可带家属,等同于变相移民,可解决戍卒思念亲人之苦,却必须携幼扶老背井离乡,在安土重迁的国人传统观念中,无异于举家流放。

当年我们亲历的支边,也打着屯垦戍边的旗号。尝过那种艰辛,以此类推,几百年前,戍卒的处境该是何等凄苦无依。

顽石若有灵,当记得他们的血泪、歌哭。触目高墙,草青青、路漫漫,远眺墙外,浪滔滔、水渺渺。

我愿为逝去的无名戍卒及家人献上一份由衷的敬意。



下乡的片段

李浙平

还在物资局工作期间,常因工作需要而去下乡。离开城市的喧嚣,到乡下却也能获得一种心情的舒畅,这不仅仅只因为工作,还有一些是让人沉醉的新鲜感。

记得第一次下乡,是参加县里组织的一次对农村危房校舍的调整。同行的人中,我的年龄最轻,只有24岁。我们去的是马屿区,那时候交通不便利,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,要走很长的路,除偶尔搭乘一下顺路的手扶拖拉机,基本都在田埂上步行。

两天时间里,我们去了好几所学校,如果可以用触目惊心的字眼形容,当我站在那些低矮甚至有些倾斜的旧屋前,看到的窗户没有玻璃,只是用塑料薄膜蒙着,有些就是空洞洞像睁大的黑眼珠,教室的门也已破损成只是将木板钉牢,风从门板缝隙和空窗中猛地穿过。但是,从里面传出的读书声依然是朗朗的,只是听进耳朵里让心有一些揪。区教办老同志不再有旅途中那种风趣了,讲话时神色显得凝重,他反反复复讲得最多的就是:天气一冷,这些小孩坐在里面冻啊冻死。调查结束后,我将看到的情况及时向领导作了汇报。后来,校舍危房问题在物资供应方面也得到妥善解决。

下乡到湖岭的次数较多,有两件事印象比较深刻。



我第一次和永安乡的干部去均路村,那个还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村落。我们坐着手扶拖拉机,沿着盘山公路上行,一边是陡峭山崖,一边是深谷,看下方的溪流只像一条弯曲的素练。车是慢腾腾地上行,似乎很吃力的样子,排气管发出突突声,响得让我我听不清说什么。车到半山腰时,我们从车斗里下来,然后开始登山。山路很窄,石块铺成,从山脊上经过。走着,走着,就觉得天慢慢变大了,回头看来路方向,千山翠绿尽收眼底,竟有些头晕目眩。猜想山里人长年累月走在这条路上,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对生活的信心啊。路又向下延伸,光线有些变暗,原来已经身处参天茂树之间,走过了一座老石桥,乡干部说:到了。村支书已等在村口,看样子有50多岁,脸上、手背上都是皱纹和青筋,脚穿一双草鞋。

中饭是在村支书家厨房间吃的,油冬菜是屋后菜园里刚采的,笋也是新挖出来的,还有萝卜干、花菜干,竟还有一条不甚新鲜的白鱼。乡干部说老支书一大早到湖岭街上买的。老支书一边用

手摇摆让乡干部不要说,一边端起精瓷碗和我们碰杯:

你们都是人客,到我家里就很高兴了。没什么吃的,都是山头货,酒也是我们自酿的,多喝点,多喝点。对于习惯了新鲜海鱼的我来说,实在难以拿筷子去夹鱼肉。并不是因为鱼不甚新鲜,而是舍不得吃,应该留给他们家人吃。一路行来,我明白要买这条鱼,老支书要徒步走多少山路啊。老支书喝着酒,讲了很多村里的人与事,话语中只有快乐的风趣,绝无怨天尤人的感叹,我听得津津有味,在这一片朴实的氛围中,我喝得有些醉意了。临别时,我坚持把餐费放在桌上,在与老支书的相互推搡中,我只得说:这是规定,没有办法的。老支书的神情很无奈。他一直陪着我们翻过山脊,将我们送到公路上,才独自回去。

2004年,物资局被裁撤后,所在单位几经分合、更名,我虽然还在工作,但是再也没有下乡机会了。回忆这些下乡的片段,于我来说是一种经历的回忆,但透过这些片段,折射出社会的发展与农村的变迁。

遇见文字 遇见你们

胡晓霞

2016年4月6日,于我是个里程碑式日子。

我的第一篇文字《莫负相遇》见报了,而投稿人不是我,文章的原标题也不是这个。

去年二月初二,我上完4节课后饥肠辘辘地到学校食堂用餐,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芥菜饭顿时暖胃暖心,勾起多年来一直珍藏于心底的美好回忆。老屋隔壁两位老人10年如一日给我家送芥菜饭,以及各种远亲不如近邻的关照。于是,打小爱看书喜文字的我,即兴写了以《一碗芥菜饭》为题的文字发了朋友圈。

不料几天后在学校微信群看到一张这篇文字的截图。目睹自己的姓名与文字变成一个个铅字被公开发表,我激动兴奋,惊诧不已。问发图同事这图截自什么杂志,同事说是《瑞安日报》。另一同事高老师随即发上一个笑脸表情。我正百思不得其解之际,高老师私信我,这文字是他从我朋友圈取了投稿的,之

所以事先没有预告,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。

我真被惊喜到了!原来,我的涂鸦文字还可以拿来发表!随后,高老师给了我瑞报副刊的邮箱号,鼓励我多写文字多投稿。

我常想,这世间最美好的事情,就是在生命的路上,遇到一个懂你、给你正能量的人。遇上高老师,正契合了我久藏于心、与文相伴的情深。

在高老师的不断激励下,我也像给学生布置周记作业般,自勉努力完成同等作业。截至目前,我先后在《瑞安日报》《玉海》《温州日报》、《温州文学》等刊物发表了40多篇散文、影评。

文字,是有色彩、有感情、有生命的。文字,是渗透灵魂的遇见。自从遇上文字,大大充实了精神世界,改善了日常生活。以文字的馨香记录生活和心语,是心灵的另一种最盛大绚烂。清浅的时光,因为有了文字的润泽变得诗意满怀。

写文字的人都有深刻体会,当心中积郁的话无从倾诉时,文字就是最熨贴心的好伙伴。抒发几行心情小字,编排一则真情小文,郁闷的心事借以释放,布满心间的愁云借以消散。人的一生,需有自己的喜好和兴趣才好。试想,没有趣味和雅好的人生,该多么无聊、无趣、无味。文字,唯美了时光,文字,惊艳了年华。

后来,我还有幸加入瑞报悦映沙龙。因一篇文而相知一个人,因一个人而走入一片更为广阔天地,我何其幸运!

在这里,有亲自给群友送自家产番薯的蔡村,有热忱邀请、招待伙伴去观赏紫云英的余镇,有经常为大家传送瑞报美文照片的李哥,有好心为老乡滞销萝卜作推销并亲自送货上门的品帅哥,这是一群率性真诚、情趣相投的人。我们以文会友,共舞芳华,即所谓道相同,心相通,力相聚,情相融。

遇见文字,遇见你们,遇见了更好的自己。